

[关注毕节]

“外人怎么关爱都像隔了层纱”

因为发生过4个留守儿童服农药死亡事件,贵州省毕节市这两年因留守儿童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刚过去的暑假期间,留守儿童关爱还存在哪些困难?记者针对这些情况展开了蹲点采访。

“遥远”的父母

要联系上村里留守儿童恺恺的爸爸夏某,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黑泥井村村委会主任罗忠克费了不少周折。在福建打工的夏某原来电话停机,家里人几乎从没联系过。罗忠克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到了夏某,劝说他回家来照顾2个儿子。

难以找到留守儿童父母的情况,在毕节并不少见。6月9日七星关区田坎乡服农药死亡的4名留守儿童,其母亲外出多年杳无音讯,父亲打工无固定手机号。当地政府几乎发动了孩子家所有社会关系,千辛万苦才找回了孩子的父母。

接到罗忠克的“劝返电话”,夏某终于回家了。出门打工十几年,夏某一共才回家2次。夏某坦言:“做个尽职的父亲,自己还差得远。但在外没挣到钱,不好意思回来。”

罗忠克说,这2个孩子是村里重点关爱的留守儿童,“外人怎么关爱都像隔了一层纱,只有想尽办法把娃娃的爸爸动员回家。”

贵州省日前提出,要进一步强化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责任,到2017年,力争引导20万名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庭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千方百计提供就业岗位,坚决防止“生而不养,养而不育”。

“繁忙”的政府

“我也很担心自己家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毕节市黔西县教育局干部徐林“自嘲”地说。暑假以来,徐林绝大部分工作都在进村入户摸排留守儿童情况,根本无暇顾家。

关爱留守儿童,成为这个暑假毕节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建档立卡、劝返父母、生活照顾、心理辅导……毕节的基层干部近期开展了一系列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目前,无人监护的3009名留守儿童,毕节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采取了相关保护措施。除了劝导父母一方回乡履行监护职责,由监护人委托亲戚、邻居等实施监护以外,政府还将部分事实孤儿就近送到“老少共融之家”或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进行集中关怀。对父母暂时无力亲自监护或委托监护人的,由乡村干部或教师实施“一对一”帮扶临时监护。

毕节市市县两级财政通过压缩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8%,设立了留守儿童关爱专项资金,2013年至今已达1.7亿多元。力争到2016年底完成所有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建设,实现所有在校留守儿童全部住宿。到2017年,实现3岁以上留守幼儿全部入园就读。

不眠的抢修夜

8月23日晚,上海地区的横沙岛,正经受着台风“艾妮莎”的外围影响。下了一夜大雨,24时,上海长兴供电公司线路运检二组值班人员接到线路接地,须立即巡视线路,查明故障。故障线路红2民建线路长达15千米,其中还有4千米线路在横沙沙滩围圩里。经过六个多小时巡视,最终在8月24日清晨6时发现故障点,直到7时,抢修完毕,线路一切恢复正常。(袁伟东)

联系我们 qnbw@163.com

暑假过后,怎给留守儿童一个心灵中永驻的“家”?

新学年到了。河南临颍县吕庄村,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岁的任文落还是没能见到在广州打工的爸爸和在郑州打工的妈妈。但整个假期,“糖果计划”公益组织发起人谢北思带着孩子们为村庄的房子“上色”。“我们无法改变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状态,索性让孩子们专注一些高兴的事情。”在屡屡被留守儿童生存困境的消息刺痛时,“谢北思”们通过一抹色彩,传达出社会的温情。而对这个6000多万的庞大群体,仅仅关注是不够的。怎么给他们一个能在心灵中永驻的“家”?

据新华社电



在江西高安大城镇大城村斜前老居,10岁的陈俊杰(左)和9岁的陈俊耀从家门口探出头来张望(左图),父母给兄弟俩的礼物——一双轮滑鞋(右图)。兄弟俩的父母在浙江温州打工已经6年,每年只有过年回家。新华社图

谁才是第一责任人?

陕西泾阳县,当地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孙宏建讲了件至今仍觉得扎心的事。前不久,他带着50多个留守儿童去江苏昆山见父母。近在咫尺,却有一位家长以工作忙、走不开为由,一直没见孩子。“那个孩子非常伤心。”

当社会高度关注这些孩子的时候,家长——他们的第一监护人——到底该怎么承担这个第一责任,讨论得却并不充分。

“把孩子送过去了父母都不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孙宏建的困惑,并非个案。记者在陕西、贵州、江西、福建等地采访留守儿童状况时,屡屡看到、听到类似故事。

“留守儿童是人们家庭观念缺失的表现之一,但这个问题长期被忽视。”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说。

新华网一份近千人填写的留守儿童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关于“造成‘留守儿童’现象的原因”,74%的人选择“父母出于经济原因离开家乡”,选择“随迁子女异地入学难”、“中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户籍改革进程缓慢”分别占60%、55%和50%,认为“父母缺乏家庭观念”仅占21.6%。针对留守儿童的“第一责任人”,58.2%的人认为是“父母”,35%的人认为是“政府”。

“这背后有广泛认同的社会背景,一些隐性问题不容回避。”楼宇烈说,“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养育子女的‘第一责任人’,觉得把孩子给老人、亲戚、学校、政府来养是理所应当的。这是留守儿童现象背后需要重视的本源性问题之一。”

就像二代农民工和一代相比,出现很多新特点。现在一些留守儿童

的父母,渐渐具有迥异于传统父母的表现。

“劝也劝不回来。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带多久,以后娃儿可怎么办啊。”陕西泾阳县桥底镇留守儿童小雪(化名)的姥姥李康秀很发愁,“娃的父母在新疆务工十几年,虽然日子过得很一般,但已经习惯了当地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也想娃,但不会轻易回来。”

很多背井离乡的父母,最初都是带着“挣钱养家”的原始冲动远离家乡,但“游子忘归”,却不完全出于经济考量。

接受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离乡离土、人口迁移带来社会结构和内在机理的深刻变化。反映在留守儿童家长身上,就是过于专注物质追求、形成并习惯新的人际交往圈子,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基本家庭观念,带来生而不教、老无所养等一系列问题。

“就像有些人认为给爸妈钱花就是尽孝一样,有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认为寄钱回去,让孩子在老家住上更好的房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就是尽到父母责任。其实不然。”楼宇烈说。

留守儿童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成长阶段,得不到切身的关爱,是成长中无法弥补的重大缺憾。

亲情缺位,谁来补位?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教育局团委书记祁翠琴每次看望完留守儿童后,都感到深深的担忧。“这些孩子明显早熟,不愿意和人交流,而且心态复杂,有的甚至在私下议论谁看望时带来的钱和玩具多,以及钱该怎么分。”她觉得这归因于家庭关爱和教育的缺失,孩子们从小在患得患失中成长。

亲情缺位,谁来补位?新华网调查数据显示,80.5%的人不认为留守儿童遭遇的亲情缺失能通过其他方面的抚慰来弥补。

让父母和留守儿童在一起,当然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美满的结果。但受限于现实的各种原因,要实现这一点,或许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孩子的成长不能等待,我们现在能为他们做什么?

在河南临颍县让孩子们用画笔画家乡的谢北思,还会在课间打开“小雨点”广播——由另一位公益人士刘新宇制作的面向留守儿童的广播节目。优美的音乐、成长的故事在各个教室里回荡,孩子们在画画、做手工之余驻足聆听。“我管这叫心灵陪伴。”刘新宇说。

“越来越多的学校和社区成立了留守儿童活动室、关爱室,也开始有了心理辅导老师,一些地方还有一对一的‘爱心妈妈’。这些都是新尝试。”福建省建宁县妇联主席虞美娥说,政府近年来在政策和措施上大量向农村倾斜,社会各界也做了不少努力。

虽然有些专家认为,“代理家长”代理不了亲情,只是实现形式上的补位。但他们承认,这能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孩子能得到所处环境的关爱,就能弥补一部分亲情缺失。尽管这比早期就满足他的亲情需求,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儿童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说。

多方人士还建议,在现阶段,对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亲情缺失、监护缺失等问题,政府应该在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等方面,为外出父母与子女亲情互动、对子女加强成长监护等创造条件。